

19秋英国利兹大学交流小结

2020-11-30 16:57:39

Leeds三分甜——2019秋交流小结 “秋天和甜甜的炒栗子更配哦，利兹的中文谐音很巧妙，它也是温暖的，让人舒服地抖三抖的那种——抖一次熟一分，perfect medium-rare，不多不少，恰是三分甜。”引言（听说如果能让文章看起来很厉害，就要加一个楔子。）我一直把这次交流看作一次“一个人的旅行”，在20岁达成人生第一次，难免惶恐。犹记出发前，即将相隔8小时时差的好友举杯对我说：“Life was never worse but never better，英格兰的清晨也会像现在这样，不会更坏也没有更好。”现在回首这四个多月，仿佛也能看作这句“无聊的真相”的注脚，就像每一次旅行一样，无论如何周密准备，盒子中的巧克力依旧是你意想不到的口味，甜涩浓淡，皆为生活况味，而有回甘悠长，永存心头。



温德米尔湖，湖区 独与群 在利兹，高昂费用换来了我人生住宿体验的绝对巅峰——简约单人间加独立卫浴，共享超大厨房以至于我打开门的第一反应就是拍照发到复旦的室友群。



招牌料理 窗前是一片巨大的草坪，常年保持令人嫉妒的油绿；累了，我会戴上耳机，听着悠扬的大提琴曲，就这样看着那棵苍郁古树的叶子一片一片落下来。做饭也是我放松的方法和乐趣的最大来源之一，冰箱里长期储存着各种食材，中西兼备，室友在共同生活两周后就调侃道：“总是能在厨房看见你。”捣鼓着锅碗瓢盆，琢磨新的菜式，耳边煎炸炒作之声，留给自己的时间里，有着俗世的细腻丰实。端着美食靠窗享用，能看到学院古朴恢弘的尖顶，映着天际绚烂晚霞。



约克的温柔日落 当然，厨房里其实充斥着更多的色彩：韩国室友的泡菜鱿鱼粉丝，葡萄牙室友的煎鱼和蛋挞，美国室友的烤鸡和巧克力裸蛋糕……强迫英国小哥哥试吃炒猪肝和臭豆腐记录他的reaction总是我们的快乐源泉。分享食物是分享文化的导线，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全部围在周围看我尝试炒红烧肉的糖色，一开始“酱油和糖炒五花肉not my style”的美国妹子，毫无意外地“真香”了；她生日的时候邀请了一群意大利伙伴来玩，大家开始讨论各种意大利面和咖啡的差异……我们的话题从餐桌谈到礼仪、风俗、家庭关系、社会现状，又说回未来规划，每人一个勺子毫无形象地窝在沙发上轮流挖冰淇淋——英国的冰淇淋真的好便宜——深夜方休，再回去各自赶essay。结识世界各地的新朋友之外，这次交流还给了我和老朋友们联络感情的机会。独自一人跑到布里斯托去找5年未见的初中同学，和她在热闹的集市上拥抱，走遍大街小巷寻找班克西的涂鸦，听她讲述自己造飞行器的故事，偶遇红房子里的五人音乐会，仰望富人村的圣诞树，抿几口叫Venice的柠檬鸡尾酒脸就涨得通红，然后看着对方笑；乘清晨的火车去牛津和剑桥找大佬，坐在punting船里和叹息桥上的学生对视，在老书坊和烤串店里听他们吐槽书院的晚宴；去爱丁堡和同学打卡海鲜餐厅的青口贝，最后又去街边买特产羊杂猪肉割包……他乡遇故人总是令人感动，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命运冥冥之中的奇妙轨迹，远行亦重逢。



曼城街头 新与旧 交流的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是有意地让自己投入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原来挚爱宅家的我，在英国努力地一点点填满自己的生活：从学生会举行的远足、环保活动、义卖，到利兹国际电影节，七八场音乐剧和音乐会，无数次迷失在美术馆和博物馆，长长短短的旅行，从教堂的免费晚餐到65磅的米其林餐厅全部打卡……交流对我的改变首先在于心态，既定期限内，作为此地的一个过客，总是想尽可能地融入、体验、观察；可以说，我的旅程虽有遗憾，但绝对充实有趣，许多个人生愿望前面打上了勾。“新”的，也是学习体验。Lecture和Seminar与复旦并无区别，老师的讲授也很清晰，比较有障碍的是同学们的讨论发言，学期初，我在讨论课上安静得仿佛一个局外人，但是之后渐渐地与同学交流多了，也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英语发言也不再是一个负担，表达能力有进步，也反过来鼓励我在日常生活中多开口。学习中难度最大的还是写作，严格来说，我甚至没有受过严格的中文学术写作训练，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换了一个新的学术环境，才发现学术英语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如何梳理信息，连缀意脉，表述得精准、清晰、简洁，有什么语用惯例等等，老师都会手把手地教，一篇500字小习作，批复的注解密密麻麻，一边愧于自己的不规范，一边又因久违地享受到这种待遇而感动。我在利兹选的三节课里两节都是小课，和老师的关系尤为亲近，这在复旦的本科生涯中是极难得的。



The Great Hall, University of Leeds 一边投入“新生”，一边仍记挂着“旧事”。凭借现代通信技术，我和国内的亲朋好友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即使远隔重洋，大家还是可以与往日一样分享所见所闻，老师上课又说了什么金句，哪部新电影好看，以及最重要的一一今天吃什么和明天吃什么。相比起国内的大家，这个学期的我似乎是短暂地逃离了绩点、实习、工作各方面的内卷焦虑，显得格外轻松。亲爱的室友被2天三门大考折磨的时候，我站在卡迪夫古城墙上给她发了一段视频，画面中天朗气清，几只水鸟悠闲地划过。但其实我与她的处境并没有实质变动，逃离之后总要归返，或者说，在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围城里，根本不存在成功的逃离。跨大陆两端，我的归属感始终置于前20年织就的这张网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着的世界，此处与彼处的生活虽有殊异，但或许在客观上本就无法分割。



交流的这几个月，是极不寻常的年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大概都感受到了渺小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和迷茫。全球化局势动荡的背景下，英国脱欧闹了一场又一场，我终是亲处英国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从9月开始就每天被汇率弄得心肌梗塞，“每个留学生为了钱包都是半个国际关系专家”，此言非虚。更讽刺的是，最后正式脱欧时，国内新冠疫情暴发，协议达成的新闻淹没在代表着逝去生命的残酷数字里，甚至无人问津。在英国的最后一个月甚是玄幻，每天用大量时间关注国内情况，担心亲人，也为自己能否顺利、安全回国感到忧虑。在民宿里和房东聊天，谈及疫情，他被国内情况之严重吓到，严肃地说：“你留在这里吧，我们帮你。”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喜欢亚洲文化，尤其喜欢茶，我从箱子里找出一包大红袍和他分享，茶香氤氲中他叮嘱道：“回家之后一定要和我们报一声平安。”现在我在安全的祖国，而当时谁都无法预料，英国情况反而日益恶化，惟愿这对善良可爱的夫妻一切都好。那时我找口罩找到绝望，最后在伦敦的一家小药店里碰上了，50个外科口罩60磅，我直接买下了。这盒天价口罩至今没有用完，正放在我的柜子上，陪着我敲击键盘，回忆这段刻骨铭心又似乎十分久远的记忆。

不赋终章 清楚地记得，离开前的最后几天，我在国家美术馆审美疲劳之后坐在长凳上看国内疫情新闻，旁边的一声咳嗽都能把我吓到，“这是英国”，我抬眼，猩红墙面上，伦勃朗的杰作沐浴在柔和的微光之中，画中人似笑非笑，头晕目眩，只觉一切都不真实。最后一餐狠心吃了米其林，想着回去之后根本无法外出觅食了，出手都阔绰了，颇有些决绝的意味。时代尘埃变成巨石落下的时候，我猛然发觉一个新的、更光怪陆离、更无常、充斥着高歌和哭泣的世界正呼啸而来，以往肆意挥霍“常态”的奢侈可能永远不会再有了。复旦的行前会议上，老师说“这可能是你们人生中唯一一次”，我一直难以忘怀，真的很感谢学校、各位老师提供的一切支持和帮助，让我有机会也有勇气踏出舒适圈，经历这一切。



我给这张照片取名为《泰晤士河无落日》出门散步，泰晤士河边寒气袭人，这条溶着英格兰历史的河还是缓缓淌着，怎么看都风华绝代，那天晚上水很柔月很轻，正如那句临别赠言，“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